擦玻璃

高林有

一

小年儿刚过,大姐突然想起一件事儿:擦玻璃。每年一进腊八儿,这事儿就齐活了,可大姐最近参加了社区银发模特队,过几天还有可能参加比赛,这一忙就把擦玻璃的事给忘了。还是那个教练说,这些日子大家又训练、又忙年,够累的。大姐这才想起要擦玻璃的事,若说这也不叫个事儿,打个电话,那些做家政的就来了,就是时间有点晚了。

大姐的老伴儿是个甩手掌柜,平时家里事一概不管,却时不时地兜售他的生活哲学:树活一张皮,人争一口气,这口气儿其实不是气儿,是脸。往大处说,谁挣的钱多、住的房子大、开的汽车好,谁家的孩子有出息;往小里说呢,谁吃得有讲究、穿得有档次,屋里屋外干干净净。在钱上,我不跟刘大炮比,在官面儿上我不跟亲家比。刘大炮有钱,但他的儿女们没有一个吃官饭儿的,我儿子是穿制服的,女儿是企业白领;亲家虽然是处级干部,可没有接户口本儿的,就一个女儿。我现在是儿女双全,咱两口子都拿退休金,像咱家这样条件的,全小区也没多少呢。你说是不是?

老伴儿赶紧说,对着呢,对着呢。

如今村子变成了居委会,人们的身份也跟着变了,以前都是生产队社员,平起平坐穷富差不到哪儿去。现如今,人们各奔东西尽显其能,花梨、紫檀三六九等了。让大姐欣慰的是,自己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不至于像那些“歪脖蜡”的人叫人看不起。小区里开早点铺的、卖菜的、送快递的,还有在路边蹲活儿的泥瓦匠、装卸工多辛苦,家里要是有好日子,谁还离乡背井地干这活儿?

想到这些,最让大姐生气的就是那个女保洁员。那天,大姐在屋里练舞,老伴儿拿着手机给她录像。正在兴头儿上,突然有人敲门,大姐开门探出脑袋,见是那个女保洁员。早就听说她人长得好看,今天得见,果然皮肤很白,眼睛又大又亮,脸色红润泛着光亮,不太合体的工作服,显衬出她丰满的腰身。

“大姐,您刚扔的垃圾袋儿是个漏的,流了一地的污水,弄得楼道味儿挺大的,我又套了个塑料兜,刚才把地也擦了。您以后用垃圾袋时最好检查一下……”女保洁员语气温和,面带微笑。

大姐一听,刚才还有些羡慕的眼光,一下子变成了两道火舌:“谁让你楼道里不放垃圾桶,让人们往大门口提拉,巧使唤人呐。”大姐没有一丝一毫的愧疚。

“大姐,咱们是还迁小区,免交物业费,自助式管理,条件自然差一些。”保洁员解释道。

“我不管你们怎么管理的,嫁汉子劈腿儿,你就是干这个活儿的,别挑别人的毛病!”大姐上损腔儿了。

女保洁员头一低,提着垃圾袋走了。

“一个抡墩布的‘歪脖蜡’,还想给我上课!”大姐像只斗胜了的公鸡,一副高傲的姿态。她知道这个女保洁员的丈夫刚去世不久,一刀子捅到了她的软肋。

二

女保洁员叫刘慧珠,四十多岁,是从外省一个渔村来的,夫妻俩靠在湖里打渔为生,几年前因一场台风掀翻了渔船,丈夫也被扣在湖里。去年,她把两个孩子留在姥姥家,只身来到这座城市谋生,卖过菜、当过保姆,后来听说这个新建小区招保洁员,便来应了聘。

大姐回屋走进卫生间,照了照镜子,捋了捋头发,又翻出女儿的化妆品,眼影、唇膏抹了一溜儿够。扭身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哼,别看我六十多了,除了脸上几道皱纹儿和一个肚囊子,模样儿不比那个“歪脖蜡”差呢。

大姐曾是村里的美人。当年村里有说法儿:最高的地方是大队部门口电线杆子上的大喇叭,脑子最活的是村办机械厂厂长刘大炮,最漂亮的姑娘就是大姐了。大姐当上一个生产队的记工员,风不吹日不晒,写写画画是一年。亲戚朋友说媒拉纤儿的踢破门槛儿,村里好多小伙子在屁股后面紧追,就说对面桌那个小会计吧,像中了魔怔,今天去地里给她摘草莓,明天把西红柿塞进她的口袋,后天骑自行车驮着她到莫斯科电影院看电影……任你怎么献殷勤,大姐自有主张,最后磨得大姐甩出一句话:“你去当兵吧,入了党、提了干,咱再谈婚论嫁。”小伙子傻了眼:“俺是独生子,爹娘不让去,就是去了也不一定能入党、当军官呐!”大姐白眼儿一翻:“那就两便呗。”大姐的妈妈都气不忿了:“难道你的眼光比那个大喇叭还高吗?”大姐说:“我眼光不高,就是有点远,在河那边呢!”

村西有条河,叫老河,河面不宽,却是个城乡分界线,对面儿是市区,这面儿是农村,户口不一样,待遇也不一样。城里居民米面粮店供应,连油啊肉啊麻酱啊都发票证,说话都和村里人不一样,趾高气扬的。这边的农民工分不值钱,什么都舍不得买,大姐凭着这张脸蛋死活要嫁个城里人,农村户口的一概免谈。妈妈赌气说,你有本事把这条河填死,省得把人分成两样儿。大姐说,我没本事填河,但我能长翅膀飞过去。

终于,大姐等来了城里棉纺厂的那个厨师,长相一般,手艺不错,脾气也随和,让大姐看中的是他的户口本。大姐死瞧不起那些没有眼光的闺蜜们,改不了风吹日晒扒拉土坷垃的命运。每次回娘家,大姐那眼神儿傻子也看得出来,让在本村做媳妇的姑娘们感到离人八丈远。

后来村里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刘大炮买下了村机械厂,成了企业家。大姐呢,摇身一变,当了刘大炮的会计。再后来,大姐退休了,刘大炮搞起了房地产,大姐让刚毕业的女儿给刘大炮作文秘,一步一步熬上了办公室主任的位置。

三

让大姐没料到的是,她想找家政时,却发现以前贴得满楼道都是的小广告,擦玻璃的、通下水道的、安装空调的、装宽带的、红白喜事开小饭桌儿的、办学生补习班的,今儿个一眨眼就全不见了,准是那个女保洁员干的。那天,大姐就看见她提着一只水桶,拿着一把刷子,满楼道转悠。你就好好擦楼道呗,小广告碍你哪儿疼了?

唰唰唰……门外似乎有人在擦楼道。大姐猛地打开防盗门,没鼻子没脸地朝那个正在擦地的女保洁员嚷道:“喂,谁让你把楼道里的小广告都撕净了?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女保洁员背朝着她,一步一步退着擦地,戴着帽子和口罩,闻声回头:“大姐,您跟谁说话?”

“跟谁说话?跟别人说对得起你吗?”

“您有事说事,干嘛发这么大火气。”

“我火气大?不知是哪个多手多脚的,把方便大伙儿的小广告都弄没了,想擦个玻璃都找不到人了。”

“喔,您想擦玻璃呀,我这儿有名片。还迁小区够乱的了,小广告跟牛皮癣似的,不擦掉多难看啊。”说着,女保洁员从口袋里掏出一沓子名片,找出三家干保洁的递给大姐,“您跟他们联系吧。”

大姐有点儿不好意思了,磨磨唧唧地说了一声:“那我还得谢谢你了。”

女保洁员擦着地说:“举手之劳,不用谢。以后有什么事还请您多关照呢。”

大姐进屋关门,嘴里还没完没了。我要不是审你,你能乖乖掏给我名片吗?转而又一想,举手之劳?没利不早起,准是一伙的!请我关照?三等兵揍伙夫,一级管一级,你是哪个级别?

大姐一有空儿就给儿女们上课,无论哪朝哪代,人都是有级别的,君臣父子穷富俊丑高矮胖瘦,长幼有序,尊卑有别。儿子大虎就爱跟她抬杠:“照您这个说法儿,这是看人下菜碟儿啊。”

大姐说:“没错,该当爷就当爷,该当孙子就当孙子,谁也别怨谁。”

女儿小丽闪着两只大眼睛,似有所悟:“那也不能一辈子翻不了身吧?”

大姐笑了:“那就看本事了,想做人上人,先做人下人。”

大虎笑了:“您哪是个妈呀,哲学老师啊。”

四

大姐拿着那三张名片,寻思着先给哪家打电话呢?她把名片往地上一扔,一个正面两个背面,大姐抄起正面的那张说:“看来你是个急性子。”大姐按出了一串儿电话号码。

“喂,您好,天天舒心家政服务。”一个男士的声音。

“擦一个偏单多少钱?”大姐说话就这么直。

“300元,包括厨房和卫生间。”

“最低多少钱?”

“这就是最低,不打价儿。”

“一点儿商量都没有?”大姐开始憋火。

“没有,要多了您可以投诉。”那人软中有硬。

大姐有点来气,哼了一声,说道:“擦玻璃的事儿先撂一边儿,给你讲个故事吧。外环线桥知道吗?那里每天都有一帮找活儿的人,盼着有人雇用,好容易来了一个,他们围上来不问价就跟人家走,价钱都是雇主说了算。你倒好,真拿自己当老板了。”

“对不起,那您就去外环桥找吧。”那人撂了电话。

“找什么找?我发现你们这些人翅膀越来越硬了。”大姐知道,外环桥下边的都是些干力气活儿的,装卸工、泥瓦匠,还有拉荒、插秧、割稻子等干农活的。说这话,她是敲山震虎,没想到对方不吃这一套。

大姐把那两张名片摊在茶几上,想再找一个女的,兴许好商量。真有一个叫什么“霞”的,还有个唬人的字号“贴心家政服务”。大姐接着打电话:“喂,赵彩霞经理吗?给您介绍一项业务,擦一个偏单的玻璃,有心气儿吗?”大姐口气有点儿软,可给人的感觉站得还是挺高的。

“谢谢您!最近手头儿活太多,要干也得排到腊月二十七以后了。”声音脆甜,就是稍稍带点口音,后面叮叮咚咚的,好像正在干活儿。

“二十七可不行,二十五窟窿堵,天津的老例儿,要想揽这个活儿必须往前安排。”

“嗯,最快也要二十七下午。”

“不行!我多给你钱,二十四下午吧。”

“不是钱的事,先来后到的,这是规矩。”

大姐有点按捺不住了,一个“不打价儿”,一个“讲规矩”,擦玻璃都成了难题了。转而她命令似的说道:“腊月二十四下午,加20元,想好了给我回电话,不想干拉倒……”

大姐把手机往沙发上一摔,走到阳台的落地玻璃窗前,直喘大气。看着那玻璃上打了绺的泥印子,比挂在自己脸上还难受。摸摸自己鼓鼓囊囊的肚腩子,骂了一声,花着钱还跟求人似的,唉。

五

早晨的太阳半掩在楼群后面,射出万紫千红的光芒,洒在脸上暖洋洋的。

大姐去超市取快递,走着走着一抬头,忽然看见对面楼的高奶奶家,正有两个人在擦窗玻璃,嘿,想冰吃下雹子,自己撞枪口上了。仔细瞅瞅,其中一个竟然是那个女保洁员。你胆儿忒大了,干起第二职业了,原来把小广告都撕了,是为了自己好揽活啊。大姐我现在有事先留着你,一会儿回来再和你掰扯!

大姐回到小区后,在楼道里等电梯,发现女保洁员正在做卫生。大姐暗道,想曹操,曹操到。对不起了,大姐我今天不客气了:“喂,跟你商量个事儿行吗?”大姐的脸像块铁板。“大姐,有什么事您说?”女保洁员依然笑着。

“你把脸扭过来行不?屁股冲着人,是我不尊重你,还是你不尊重我?”

“好,您说吧。”女保洁员站起身来喘了一口气。

“我明人不做暗事,你把我们家的玻璃给擦了,咱姐俩就嘛事没有了。”

“大姐,我们保洁员是不管擦玻璃的。”

“不擦玻璃?今儿个上午我看得真真的,谁呀?就差给你录像呢。”

“喔,您说的是给高奶奶家擦玻璃的事儿吧,我跟你解释一下……”

电梯到了,大姐站在楼梯口说:“我不听什么解释,擦不擦痛快点。”“对不起,大姐,我们工作时间不能干别的,高奶奶是……”

“是怕我给钱少吗?你别后悔就行!”说完,大姐头也不回地回家了。

老伴儿早已把饭菜摆在桌上,大姐顾不上吃饭,先给那个女保洁员上点儿眼药。大姐掏出手机,想给物业公司李经理打个电话。可又一想不行,捉贼捉赃,告状要有证据,她又急忙下楼,直奔高奶奶家。

高奶奶今年九十多岁了,是村里岁数最大的老人。

高奶奶说:“大姐今儿个这么闲在,有嘛事啊?”

大姐说:“没事就不能来看看您?您这窗玻璃擦得能照人影啊,花了多少钱?”

“嗨,一分钱没花,人家小区志愿者给老人擦玻璃做家务,白干。两个人忙了小半天,我这心里真是过意不去。”

大姐眉头起了褶儿:“还有这事儿,志愿者,白干?”

高奶奶说:“开始我也不信,可人家真是连碗水都没喝呀!”

大姐眉头的褶儿爬到了脸上:“哎呀,我家灶上还坐着锅呢。”说着,头也不回地走了。

高奶奶摇着头,一脸茫然。

六

大姐回到家,老伴儿赶紧说:“快吃饭吧,我又热了一遍。”

大姐气不打一处来:“我还有事儿,你吃吧。我这是天生操心的命,你当甩手掌柜多自在!”

大姐当即拨通了女儿的电话:“可把我气死了!本来没想打扰你,可我实在没辙了,你快找人给我来擦玻璃吧,不然连年都过不了了。”

女儿说:“您好好说,可别气个好歹儿的。”

大姐就把想擦玻璃的事说给了女儿。

女儿说:“我当是什么大事呢,不就是擦玻璃这点事儿吗?您甭管了,在我这就一句话的事儿。”

大姐说:“你先别撂电话,妈妈还有话,你也许听腻了,对上要会笑,对下要会闹……”

女儿说:“我懂我懂,您快撂电话吧,老板找我有事儿呢!”

“哎,这孩子。”大姐虽然嘴里埋怨,心里却美滋滋的。

两口子刚刚吃完午饭,就听见有人敲门。老伴儿打开门,呼啦啦进来三四个穿着工作服的人,说是来擦玻璃。大姐赶紧点烟、沏茶。人家却烟不抽、茶不喝,换上鞋套儿就干活儿。大姐一连愁了好几天的事儿,人家不到两个钟头就干完了。大姐悄声问一个年纪大一点的:“这工钱……”那人瞅了瞅另外两个人,眨眨眼说:“这工钱我也不知道谁付。不过丽姐有交代,这钱的事儿您就不用管了。”

大姐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还是女儿本事大,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呢。

天渐渐黑下来。忽然又有人敲门,老伴儿急忙去开门。女保洁员扶着小丽进了屋,只见小丽脸色煞白,无精打采。大姐吓坏了,急忙问这是怎么回事?

女保洁员小声地对大姐说:“刚才我去超市取快递,看见小丽姐姐一下车就踉踉跄跄地要摔倒,可能是身子太虚了……您赶紧给她沏碗红糖水喝吧。”

大姐这才缓过神儿来,扶着女儿坐到沙发上。女儿脸色苍白,一句话也不想说,任凭大姐一个劲儿地问。

女保洁员临走时,大姐送到门口,磨磨唧唧地说:“谢谢你,慧珠妹妹。”

望着走进节日灯光里的女保洁员,大姐觉着这个“歪脖蜡”的身影,突然间变得高大起来。

一年中的最后一天(外一首)

宋曙光

(一)

今天是一年中的最后一天
我和家人商定
要在这一天打扫房间
将一年来的积尘清扫干净
扫扫房、擦擦窗玻璃
使没有雾霾的日子更明亮
我让妻子取出她的一幅工笔
在洁净的桌案上点睛
那只彩色的翠鸟
竟在阳光下舒展双翅了

(二)

今天是一年中的最后一天
环顾我们居住的房间
确实需要清洁一下卫生
花卉应该剪枝、培土
灯盏也该拭去灰尘
连同经年的旧物一并清理出去
然后开启一罐新茶
沏出满室的清香
客厅里壬寅虎年的挂历
已然翻到了最后一页

(三)

今天是一年中的最后一天
我终于被妻子说动
整理几乎堆积如山的书籍报刊
我轻抚它们、翻阅它们
无意之中触动了某根神经
我和这些文字相知相伴
在纸墨中闻香四十年
生命中再离不开这种熏染
后半辈或许仍将与之相伴
那将是倾尽一生挚爱
助燃它们神圣的光芒

(四)

我们选择一年中的最后一天
作为清洁日,洒扫庭除
是想以一个崭新的姿态
迎接即将来临的癸卯新春
我已度过第五个本命年
挂上一幅新画《雄鸡报晓》
借喻驱除尘埃、污秽,甚至晦气
厅里正值花期的蝴蝶兰
释放出一股迎新气象
此时,落地钟刚好打点
春天的脚步声近了

等 待

——记一棵断树桩

巨树被雷电拦腰劈断
空留下一截树桩
兀立在山石间
是什么时候遭此劫难
草们记不清了
花们记不得了
溪水也记不准了
因为落叶散尽
断枝早已不知去向

褪去树皮的断桩
仍感粗壮、沧桑
它有多长树龄
已经无人知晓
唯有连接着的树根
将记忆埋藏在泥土中
无论黑夜多么漫长
暴雨多么猛烈
树桩都只能默默地忍受
——它在等待

春鸟飞临的时候
花们草们又一次兴奋起来
整个世界都变得喧嚣
然而此时的树桩
依然保持着缄默
在花香草香中——等待

本版题图 张宇尘

苦菊

杨秀敏

年前,柳屯小区传出一条消息:柳杆子离家出走了。听到这个消息,苦菊惊呆了,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她立即担心起来,柳伯刚失去老伴儿,又遭受这样的打击,可怎么活啊!

柳伯是柳杆子的父亲,也是苦菊的救命恩人。没有柳伯,就没有苦菊今天的幸福生活。这样想着,苦菊的眼睛就湿润了。苦菊三岁时没了娘,五岁没了爹,跟着叔婶过日子。婶有一儿一女,把苦菊当成了累赘。苦菊18岁那年,婶收了彩礼,连结婚证都没起就把苦菊许配给一个50岁的光棍。新婚之夜,苦菊趁光棍醉酒只身逃了出来,一路上踉踉跄跄,天亮时便跑出了家乡的大山。

第一次来到平原,苦菊站在柏油马路上,感到晕头转向。正张望着东南西北想去哪个方向时,一辆大货车疾驶而来,将她刮倒在地。司机仿佛没有察觉,大货车呼啸而去。不知过了多久,柳伯老两口正巧驾车经过此地,他们是去自驾游。看到昏迷在马路边上的苦菊浑身是血,他们当机立断地把苦菊送到医院,并交付了所有费用。经过抢救,苦菊脱离了生命危险。待苦菊醒过来后,才知晓柳伯的救命之恩,不禁放声大哭。柳伯柳娘了解了苦菊的不幸,十分同情,便把她接到家里养伤,像亲生女儿一样照顾她,直到康复。

在柳伯家,苦菊感受到了家的温暖、父母般的疼爱,从心里认定柳伯柳娘就是她的再生父母,遂萌生了留下来的想法。柳伯老两口见苦菊无父无母,又是逃婚出来,已是无家可归,怕出意外就答应了苦菊。后来,他们托人在林场帮苦菊找了份工作。两年后,苦菊结婚成家,柳伯柳娘的家就成了苦菊的娘家。

此时,苦菊已无心思忙活过节的家务,她和丈夫打了个招呼,就急急忙忙向柳伯家奔去。柳伯家和苦菊住在同一个小区,当苦菊气喘吁吁地来到柳伯家楼道口,就听到楼上传来吵闹声。上得楼来,只见柳伯家房门敞开,客厅里挤满了人,团团将柳伯围住。柳伯一头白发,老泪纵横地站在人们中间。苦菊急忙挤进去,扶着柳伯坐到沙发上。

原来,柳伯的儿子柳杆子以给爹看病为由,借了亲朋好友不少钱投资保健品开发,没想到开发商卷钱跑了。消息传开,亲友们纷纷找柳杆子讨债。柳杆子没钱还账,干脆脚底板抹油,溜了个无影无踪。找不到柳杆子,人们自然来找柳伯:“子债父还,天经地义,儿子跑了,老子还账!”

柳伯心里又气又急,气的是这么大的事,儿子竟然瞒着自己,而且是打着给自己看病的旗号;急的是,儿子闯下这么大的祸,竟然一走了之,这不是坑爹吗!但生气归生气,柳伯是明白人,“儿子坑爹,有理没处说”,谁让我是他爹呢!我一辈子清清白白做人,从没做过对不起人的事。柳伯心里想:这事儿,我要承担!柳伯站起身来说:“柳杆子这小子混,是我教子无方,我给大家赔礼了。”柳伯说着,颤抖着就要给众人下跪,立刻就被人搀扶住了,看着白发苍苍的柳伯,人们有些不忍心。柳伯说:“柳杆子人虽跑了,但账在,我就是砸锅卖铁卖房子,也要把钱还上!”有了柳伯的承诺,人们不再吵闹,渐渐地散去了。苦菊不放心,依偎着柳伯坐下,心疼得眼泪刷刷地往下流……

柳伯一夜没睡。转天一大早起来,翻箱倒柜,找老伴儿生前留下的存单、存折。存单早没有了,存折上也已所剩无几,都被儿子一次次要走了。怎么办?用养老金还账,每个月只有几千元,那要还到什么时候?柳伯从一堆证件里,找到一份股权证,这两年林场效益好,每年不少分红,现在为了给儿子还账,他决定转让股份,可他心里清楚,这也远远不够啊!

柳伯又翻出老伴儿的金银首饰,这些之所以没有给儿媳,一是儿媳妇根本看不上眼,二是想自己留个念想。算算这也值不了多少钱,无奈,柳伯想到了卖房。当初,柳杆子结婚时,正好城中村改造,柳伯没等儿媳妇张嘴,自己主动要了个小居室,又拿出六十万元存款,买了一套一百四十多平方米的大居室。虽然儿媳嫌不是学区房,又嫌房子太大拾掇麻烦,没几天就住娘家的返迁房去了,但这毕竟是给儿子买的,能不能卖,柳伯心里也没底。

柳杆子的媳妇也正烦着呢。一年前,她和丈夫旅游时,结交了一个姐们儿,自称是海归,见过大世面。初次见面,两人就成了好朋友,留了电话,互加了微信。晚上,住在同一个大酒店,那个姐们儿还请柳杆子两口子吃了饭。柳杆子媳妇觉得相见恨晚,后面的几天旅游几乎形影不离。

一次聊天,这姐们儿和柳杆子媳妇说起投资国外保健品的发家史,还给她看挣钱买的几所豪宅和珍珠翡翠照片。柳杆子媳妇很眼热,这姐们儿就对她说:“咱是好姐妹了,有福同享,你也可以投资保健品开发呀。”见柳杆子媳妇有些犹豫,这姐们儿就开导说:“有钱不挣是傻子。投资是有风险,但要看你投什么,我投资保健品多年了,没赔过。不信?你看我这香奈儿包包,值十万元,送给你啦!”柳杆子媳妇又惊又喜,接过香奈儿包包时便动心了。

不久,柳杆子媳妇便开始投资国外保健品开发,分红可观。第二次投资,分红达到本金的一半以上。这下她可乐坏了,照这么分红,几年不就发了吗!为了多赚钱,她自作主张,把家里的存款都投了进去,又让柳杆子以给柳伯看病的名义,向亲友借款。可就在她美滋滋地再等着分红时,那姐们儿却不见了,手机关机,微信也拉黑了。柳杆子媳妇一下子傻眼了。让柳杆子赶紧想辙,柳杆子也急眼了,吼道:“谁惹的祸谁搪去!”说罢,摔门而出,不知去向。

柳伯找到柳杆子媳妇,商量还账的事。儿媳却不认账:“这和我有啥关系,这是你们爷俩儿的事呀。”听了这话,柳伯心里拔凉拔凉的。他知道儿子怕媳妇,家里大事小情都是媳妇说了算,儿子借钱媳妇哪能不知道呀,他有些不满地说:“借这么多钱,这不是胡折腾吗,你怎么不拦拦他?”儿媳反驳道:“钱是你儿子借的,他要折腾,我有啥辙!”

提到儿子,柳伯也是有苦说不出。儿子结婚生子了,不好好上班,做梦都想发财,挺富裕的家让他给败了。柳伯心里暗暗骂着儿子,又对儿媳说:“眼下,要债的踢破家门槛,我凑了些钱,可还是差得多……我想,咱把房子卖了吧。”儿媳吃惊又不屑地说:“卖房?你那房能值多少钱!”柳伯说:“是呢。所以,我和你商量,想把……”没等柳伯说完,儿媳就火了:“啥,卖我的房?门儿都没有,这房子是我的!”柳伯说:“这房是婚前买的,怎么成你的了?”儿媳蛮横地说:“我说是我的就是我的。当初,我就是冲这房子才嫁给你儿子的,你敢卖房,我就敢离婚,把孩子也带走,叫你家断子绝孙。”柳伯还不知道,这房子早已过户到儿媳名下了。

柳伯回到家越想越窝囊,只觉得脑袋嗡嗡地要炸裂,忽然一阵头晕目眩,跌倒在地上。苦菊过来看望柳伯,顺便送点吃的,可她敲了半天门却没人开,觉得不对头,便猛地撞开了房门,看到柳伯倒在地上双眼紧闭昏迷不醒,她急忙拨打120,将柳伯送到医院抢救。经诊断,柳伯是突发脑溢血,需要马上手术。儿子不在,儿媳不管,苦菊只好代替家属签字、交费并全程护理。三天后,柳伯脱离了危险,但人还在昏迷之中。

苦菊看到好端端的老人成了这个样子,心里很难受。她端来一盆温水,用毛巾给柳伯擦脸,又用棉签蘸着矿泉水抹着柳伯干涩的嘴唇。忽然,柳伯费劲地吐出两个字:“还账。”苦菊的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人都这个样子了,还记得还账,看来还账成了柳伯的心结,要打开这个心结就得还钱。

苦菊盘算,自己经营的一家小吃店,生意不错,也积攒了一些钱,那是准备扩大生意的。现在这种情况,先用来帮着柳伯还账吧。这时,丈夫也来看望柳伯,苦菊就把自己的想法和丈夫说了,丈夫表示同意:“还了账,兴许柳伯身体就好了呢。”

苦菊立刻和银行预约取款,以柳伯的名义去还账,三天内就还了一多半。柳家的亲朋好友惊诧了,有的追问柳家哪来的钱,苦菊摇摇头说:“我也不知道,柳伯病了,特意委托我代为还钱的。”

柳伯终于苏醒了,他的第一句话还是“还账”。苦菊怕柳伯激动,暂时没有说实话,只是劝柳伯安心养病,她和丈夫会帮忙想办法的。这天晚饭后,苦菊正在病房里陪伴柳伯,猛地瞥见一个蓬头垢面的人,正在向病房里张望,苦菊觉得面熟就追了出去,果然是柳杆子!苦菊抓住想要跑的柳杆子:“你给我站住!你还是个男人吗!还是你爹的儿子吗!你只想赚钱,盲目投资,出了事就溜,害得柳伯差点丢了命,你还有一点做人的良心吗?”说着,苦菊也“呜呜”地哭了起来。

柳杆子偷偷地到医院看他爹,是从媳妇那听到消息,知道欠款已经差不多还上了,这才敢露面,可又担心爹骂他,不敢进病房。苦菊擦了擦眼泪,平缓了一下情绪:“你回来就好,知错改错。快过年了,我先把欠款替你还着,今后怎么做人,可别让我瞧不起你……”

柳杆子扑通一声跪在苦菊面前,已是泣不成声。